

一句话·一本书·一扇窗

第30个世界读书日主题征文选登

一句话,即书中触动心灵的箴言或短句;
一本书,即“一句话”的出处,影响个人成长或认知的书籍;
一扇窗,是书籍为你打开的视野、带来的改变或新世界。

第30个世界读书日,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区文旅局,举办了“一句话·一本书·一扇窗”主题征文活动。读者通过逛书展、听讲座、读好书,书写分享了书籍改变认知、解决困惑的读书感悟。目前,已征集近百篇征文,后期将陆续推出,与读者共享。

“

天原本就是一个硕大的圆形屋顶,很低很矮,始终伏在人的脚底下,好像一抬脚,哪里都可以去得到。



偶然的的机会,参加了著名作家鲍尔吉·原野老师的分享会,有幸获得了他的签名代表作《流水似的走马》。未翻书前,从他与主持人的交流中,隐约能感觉到原野老师对生活的定义是一个“慢”字。他谈到,自己在练习太极拳时最做到是动作既要慢,又不能停顿,身体的能量仿佛一直处于蓄力股的状态。

确实难,却也道出了生活的真谛。一位优秀的作家应该是热爱生活且能观察生活的,他不像是忙于奔波的路人甲,而是作为观察者看着眼前的一切,以一种看似放空的态度呈现在我们眼前,实则他的脑海早已天马行空。

分享会结束,我迫不及待打开这本书,试着从他的文字里寻找广阔无垠的自由。可能是心情过于激动,短时间无法静下来,于是,我选择夜深人静的时候去阅读,想必有更深体会吧。

如果你恰好也是一位喜欢阅读或者喜欢写作的人,是能理解我这种心态吧。每当一本喜欢的读物捧在手心时,既舍不得打开又想在那个触发你想去阅读时,洗洗手,躺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下,点上喜欢的香薰,小心翼翼地翻阅书本。如同品鉴一份“美食”,需要慢慢咀嚼、吞咽、回味。这叫“阅读仪式感”。

我又有点后悔打开了,仿佛成了“潘多拉的魔盒”让我越读越兴奋,差点整宿没睡着。91个故事,每个都不长,作者用细腻的文笔和质朴的情节让我读到了草原生活丰富的趣事。作者是位蒙古人,我原以为他的文笔应是狂野的,像一匹在草原上自由奔腾的野马,带你略尽北方的苍茫。然而,我还是看到了惊喜。他描绘的事物、人物、风景都还蛮细腻的,不同于江南小调的含蓄,亦不同于油画色调的直白,既是他生活的记录,也是他对自然万物的敬畏。从他的笔锋里,我看到了不一样的草原。

在都市生活的我们,不止一次向往过草原、蓝天、白云、星空……书中也不止一次提到对自然的描写。我尤其喜欢书中《青海的云》和《星星缀满天空》两则故事。

《星星缀满天空》写道:

满天的星星肃然排列,迎面注视着你。他们好像在蒙古包等候了多时。在这里看星星,星星们在你眼前亮起,一直亮到了脑后。你仿佛把头伸进了一座古钟里面,内里嵌满活生生的星星。我顿悟《敕勒歌》中为什么有“天似穹庐”的句子。在这里看到,天原本就是一个硕大的圆形屋顶,很低很矮,始终伏在人的脚底下,好像一抬脚,哪里都可以去得到。这儿的屋舍牛栏也是谦逊的,绝无都市大厦的傲慢。

读完这段,我内心激动不已。我相信作者当时在仰望星空时,身临其境内心也是激动的。文人肚里的墨水是会在感受中全然爆发,锋芒乍现,然后成为文字,最后成为经典。

我是一位星空摄影爱好者。很显然,能在这段文字中产生共鸣,尤其是“把自己的头伸进古钟里看星星”的比喻,恰到好处。仰望天顶的视野和古钟内部凸显颗粒感的“星星”具象化,既诠释了浩瀚苍穹又凝聚成为缩影,实在惟妙惟肖。

书中不止一次地提到马儿,作为草原上的主角,自然少不了关于马的情怀。尤其是那则《绿雾里的马,身穿鲜艳的雨衣》故事。为何是绿色的雾?为何雨雾打湿在马身上像是雨衣?在文中的描绘细腻却又又有力量。我也仿佛置身于文中场景,眼睛直勾勾地看向远方,脑海不断浮现雨雾中的马,或安静地站立着,或低头吃草,带着真实又带点神秘地来到眼前。

我看了很久,就连天色已黑都没察觉。

访谈中,原野老师说道:很多事物要静下心来观察,有人看一块石头,甚至可以看一上午。我听后确实有所共鸣,大部分艺术家都有一个共性——热爱生活,观察生活。

很多时候,我们会被生活牵着走,打乱了自己的节奏,所以恍恍惚惚过完一天,一周,或者是一生……尝试停下这种状态,偶尔看一本书,或者去一个向往已久的地方,从时光里读懂自己,或从远方找回自己,去记录,去表达,去反反复复回味一二,任凭自由的风吹到哪里,我人就在那里,生活也就在那里开始。

“

日头从山豁口升起来,总是要照遍每个山茆茆。



晚饭后,女儿总要翻开那本封面磨起毛边的书。书脊上印着《亲爱的人们》,像西海固山梁上的野酸枣枝,粗粝却带着温度。八岁的孩子还不懂什么叫“乡村振兴”,却总爱指着插画里戴白帽的老汉问:“妈妈,这个爷爷真的会背一百斤洋芋走山路吗?”

去年春天,我在市图书馆遇见这本书。深褐色的封面上,细密排布着无数深浅不一的划痕,像极了黄土高原的沟壑。翻开扉页,作者马金莲写:“祖祖说,山豁口外的日头也是圆的。”这句话突然让我想起童年,想起父亲赶集归来时布鞋上沾着的红胶泥。

书里那个叫羊圈门的地方,住着马一山一家五口。他们用木轱辘车拉水的清晨,在土窑前晒辣子的晌午,围坐在火炕上补麻袋的夜晚,都让我想起外婆家的土院子。女儿听我念到舍娃用麻绳捆住漏底的搪瓷缸,咯咯笑着说:“我们上次回老家,太奶奶的搪瓷盆也漏了呢。”

真正撼动我的,是马一山决定贷款种枸杞那章。这个沉默得像块旱地般的西北汉子,蹲在承包地边抽了整夜的烟。作者写他望着启明星在天空划出银线,“忽然想起女儿课本上的长江大桥”。读到此处,正在给女儿削苹果的我,手指突然抖了抖——原来那些被我们称为“落后”的山村,早有人用布满茧子的手掌,悄悄推开时代的窗。

女儿把书摊在膝盖上,用荧光笔划出她喜欢的段落。她仰起脸问:“妈妈,为什么舍娃姐姐要把新书包让给妹妹?”我望着窗外渐次亮起的路灯,想起去年带她回老家的情形。表舅家的双胞胎为谁穿新棉袄争执时,八十岁的姑奶奶颤巍巍掏出一褪色的布老虎:“你们轮着玩,就像当年你爸和你叔……”

或许这就是马金莲笔下的“生生不息”。那些在贫瘠土地上开出的花,从来不是奇迹,而是祖祖辈辈用体温焐热的希望。就像书里祖祖念叨的:“日头从山豁口升起来,总是要照遍每个山茆茆。”

某个落雨的周末,女儿突然翻出旧相册。她指着照片里开裂的土坯墙惊呼:“妈妈快看!和舍娃家一样!”我凑近细看,二十年前外婆家院墙的裂缝里,确实探出几茎青草。孩子把书页贴在玻璃窗上,雨珠顺着“羊圈门”三个字滑落,恍惚间竟像看见马一山在枸杞地里直起腰身。

我开始留意小区的保洁阿姨。她总把废弃纸箱叠得方方正正,用西北口音说“带回去引火”。有次听见她跟老家通电话:“咱村都通快递了?”突然想起书中那个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傍晚,整个羊圈门的人凑钱买了挂鞭炮。

女儿最近常把零花钱塞进储蓄罐:“等攒够了,我们去西海固看看真正的枸杞地好不好?”她不知道,那个曾被联合国定为“最不宜人类生存”的地方,如今漫山遍野都是红玛瑙般的果实。就像马金莲在访谈里说的:“不是我们改变了土地,是土地教会我们如何生长。”

昨夜给孩子掖被角时,发现她枕头下压着书签,上面歪歪扭扭写着:“山豁口外的日头也是圆的”。台灯灯光晕染在书脊的褶皱上,八十万字的厚度里,藏着无数个马一山推开窗的清晨。或许某天,当我的女儿真正站在西海固的山梁上,她会懂得:有些窗不需要玻璃,用心跳焐热的目光,自能望见千山之外。

“

你来人间一趟,你要看看太阳。



当我在萧山区图书馆《海子的诗》里读到这句话时,阳光正穿过图书馆的旧玻璃窗,在木纹桌面上重叠着明暗交界线。我终于明白,这句话早已化作书页里的墓志铭,在半个世纪后,完成了轮回。

那年我十八岁,在绍兴的一个小镇求学。夏日午间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,让午休的教室开始蟋蟀窸窣起来。我头趴在桌上,第三次翻开《海子的诗》。油墨味混合着后排男生汗湿的校服气息,海子卧轨的日期与黑板上的高考倒计时重叠。直到某个晚自习,我在“生命里有多少无奈和惋惜,又有着怎样的愁苦和感伤”这句下面划出波浪线,忽然听见窗外油菜花爆裂的声响——原来被重压的青春,终究会找到自己的出口。

姑姑离婚那日,她的离婚协议书和《第二性》同时出现在老家藤椅上。她坚持用开裂的指甲在波伏娃“女人不是天生的,而是被造就的”这句话旁画上五角星。当她在梅雨夜登上离镇的货船,我忽然明白,河埠头那棵被雷劈开的老槐树,断口处也会抽出新芽。

白露后,老屋的玻璃花窗被换成宁围那家的断桥铝。父亲嘟囔着“采光好”,却把拆下的旧窗框仔细收进阁楼仓库。这让我想起《红楼梦》里黛玉说的“纱窗也没有红娘报”,那些消失的窗,曾替多少代人收藏过月光与心事?如今短视频里的滤镜,终究照不进窗子阁楼。

昨夜视频通话,母亲举着手机带我“巡视”翻新的老屋。当镜头扫过新装的断桥铝,她突然说:“你高中刻在窗台上的‘我要飞’三个字,木匠师傅特意留着没刨平。”这时,我听见二十年前的自己正在和此刻的窗框对话,那些被保留的刻痕,何尝不是时光留给现实的透气孔?

合上书时,黄昏正为萧山图书馆披上金色外衣。外卖骑手的身影,模糊在了明暗交织的阳光下,惊飞了汪曾祺笔下的蜻蜓。突然懂得海子为何要在诗里种太阳。

或许所有的书籍都是时空折叠的信封,当我们用目光点燃文字,那些被困在甲骨文里的先民、竹简中的贤者、活字间的诗人,就会在思想的祭坛上苏醒,与我们分享千百年前的太阳和月光。就像此刻我窗台上的绿萝,正沿着《诗经》搭建的文字阶梯攀援生长,在玻璃上描摹出“蒹葭苍苍”的水纹。你应该高兴,不是所有生命都一定要大悲大苦,才算活着。

我一直觉得,如果海子卧轨那一天,他沿着铁道往北海走,恰巧遇见熟人,他也许就和朋友吃饭去了。

停下来,与时光对话

文阮骏琳

窗外的山与心中的路

文时春香

人间太阳

文马哩